

叶启勋与柳诒徵往来书信四通考释

晏选军 尧育飞

内容摘要：新见1933年叶启勋与柳诒徵往还书札四通，披露叶启勋与柳诒徵两人的学术交往。信函内容涉及《玄牝纪》、《说文释例》、《说文句读》等数部重要古籍，作为这些古籍在民国时期刊刻及流传的资料，为研究这几部古籍的版本及递藏提供新的线索。两位文献学家奉学术为天下公器和谨严治学的精神，也是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叶启勋 柳诒徵 书信

叶启勋(1900-1972)，字定侯，号更生，别署叶八，因其藏书楼名拾经楼，又号拾经楼主人，湖南长沙人。他是叶德辉的侄儿，学问得其真传，尤擅版本目录之学，著有《拾经楼丛书录》、《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等。作为现代著名藏书家，叶氏的藏书及题跋早已为学界注意，然而，关于他的生平履历、交游网络、文献搜藏与整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入开掘。学者姜庆刚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档案中，发现叶启勋与李小缘、商承祚二位先生往来书信15封，先后撰文予以介绍：这批信件的内容，不仅涉及叶德辉的藏书及遗稿保存情况，更揭示了叶德辉歿后长沙叶氏艰辛的治学道路，如叶启勋在国事艰难时代撰写《说文系传引经考证》、《拾经楼丛书续录》等著述，却由于家境衰落，无力刊刻^①。为丰富学界对长沙叶氏文献世家的认识，提供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

叶启勋在建国前的文献学界颇为活跃，这从《拾经楼丛书录》和其他资料中可以窥见一斑。与他有较为频繁的学术交往者除了李小缘、商承祚诸先生外，还包括张元济、傅增湘、杨树达等现代学术大家。笔者检阅1934年的《江苏

①姜庆刚：《叶启勋先生书信几则》，《图书馆》2012年第5期，第134-135页。姜庆刚：《叶启勋先生书信考释》，《湘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175页。

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七年刊》^①，在“本年案牘辑录”中发现叶启勋与柳诒徵来往信函四封，信中透露出《玄牘纪》、《说文句读》、《说文释例》等数部重要古籍的版本流传信息，也揭示了两位文献学大家鲜为人知的学术交往故事，对于完善学界对叶启勋、柳诒徵藏书著述及学术交游的认识，理解其时学人的学术精神，不无帮助。有鉴于此，兹将信函全文抄录，并作简要的分析考辨。

—

翼谋先生阁下：

久钦芝宇，时切驰思。近维起居曼福，公私顺遂，为颂为慰。弟近得盛时泰《元记》二卷，后附《谢山田舍借书钞》一卷，为吴枚庵茂才翌凤旧藏，似是明时钞本，较贵馆刊本为完足。拟乞赐以贵刊一部校补寄奉，以便续刻附后。传古人不敝精神，代以续命，想亦台从所乐许也。贵馆刊出至何期，并祈示知为感。手颂文安。

弟叶定侯

本札原题《叶定侯先生来函》。落款未署时间，但该年刊收录的案牘起讫时间为1933年6月至1934年7月，且在案牘编排上均以时间先后为序，此信上一篇公文为《教育厅训令》，落款时间为“十月八日”，下一篇公文为《教育厅指令》，落款时间为“十月十四日”，则收到叶启勋信函的时间当在1933年10月8日至10月14日之间。又根据柳诒徵的回信（详下）落款时间为“十月十一日”，则接收此信当在10月8日至10月11日之间，而叶启勋写信也当在此前不久。

翼谋先生即柳诒徵（1880—1956），江苏丹徒（今镇江）人，翼谋为其字，号知非，晚年号劬堂，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卓越的图书馆学家。1927年夏，柳诒徵辞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应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前身为江南图书馆，此后先后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江苏大学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1929年10月更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之聘。自此一直到1949年，柳诒徵陆续担任国学图书馆馆长近20年，“是担任大图书馆馆长时间最长者”^②。他重视搜集整理藏书，完善制度建设，创办学术刊物，保护古籍文献，刊印珍本秘籍，并积极开展学术研究，转移一时风气。柳诒徵在图书馆管理上贡献卓绝，“他的成就是将国学图书馆办成了读者的研究院，工作人

①《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刊，由柳诒徵主持编辑，其前身是《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刊》。1928、1929年分别发行《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二年刊》，至1930年随图书馆更名，改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以后逐年出版，至1937年10月第十年刊为止，前后出版十期。内容涵盖文献学、图书馆学专业论文和善本题跋、该馆日常工作事宜，并图书馆与外界往来案牘等。在其上刊登研究论文及信函的作者有袁守和、金松岑、李拔可、蔡元培、王献唐、叶启勋、潘景郑等。年刊扩大了国学图书馆的影响，更保存了大量现代图书馆和文献学的资料。

②范红霞：《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及成就》，《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3期，第108页。

员的研究中心,珍稀古籍的出版机构”^①,在当时的图书馆界、学术界影响甚大。

信中提及的盛时泰(1529-1578),为明代史学家、画家、藏书家,字仲交,号云浦,晚号大城山樵。盛时泰所著《元记》又作《元纪》,是《元牋记》的简称,避清圣祖玄烨讳,实则成书时名为《玄牋纪》。是书记载盛时泰在嘉靖甲寅(1554)至嘉靖庚申(1560)间过目的碑帖墨迹,上至三代汉魏,下至时人徐霖、顾璘等,尤以跋金陵六朝碑刻为多,“是现存唯一一部金陵鉴藏家所藏书画碑帖著录”^②。信中所说的“贵馆刊本”即1929年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铅字排印本,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金石类”中著录为:“《元牋记》二卷,明秣陵盛时泰撰,民国己巳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铅字排印本。”^③柳诒徵《盛时泰〈元牋记〉跋》云:“戊辰九月校印是书,附记卷尾以质方闻。”^④可知此书1928年(戊辰)9月由柳诒徵手定,1929年排印出版。

叶启勋颇热心于图书馆事业,并注意与国内藏家和文献家进行学术交往。如1931年,叶启勋得知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因遭兵燹而向社会各界发出图书捐献的倡议后,就积极响应并参与捐赠。而1927年之后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是叶启勋一生著述最为丰富的阶段。这一时期,他陆续在《图书馆学季刊》、《金陵学报》等刊物发表数十篇藏书题识、校勘辨伪和版本考证等方面的文章,如此一直持续到1936年前后。傅增湘1935年为《拾经楼绌书录》作序时,这样称赞叶启勋:“幼学嗜古,克绍其家风……造庐观其藏书,旧槧名钞,连楹充栋,中多罕传秘籍……盖频年搜采,鉴别既精,卷帙遂富。吏部君(按,指叶德辉,清光绪年间曾任吏部主事)藏书身后散出者,其秘本又多为君所得。如尧卿之有简严,若云之有月霄焉。”^⑤拥有丰富藏书及版本鉴别知识的叶启勋,并未孤芳自赏,而是以开放的胸襟,本着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理念,为文献整理事业倾注着热情,这就是信中所说的“拟乞赐以贵刊一部校补寄奉,以便续刻附后”。他又十分注意收集学术资料,把握学界动向,因而主动问询“贵馆刊出至何期,并祈示知为感”。

柳诒徵很快覆信回应了叶启勋的热忱:

定侯先生史席:

顷奉大札,藉悉新得旧钞本《元牋记》,较敝馆刊本完足,并嘱寄馆本代为校补,曷胜感幸!兹交邮寄上二部,一奉赠,一呈校补赐还。又查神州国光社景印魏稼孙手校《苍润轩碑跋》,实即《元牋记》也。并以附闻。敝馆年刊已出至第五期,第六期本年内出版,届时寄奉。特复。祇颂撰

①徐有富:《柳诒徵与国学图书馆》,《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第355页。

②徐海东:《从〈苍润轩碑跋记〉试论盛时泰书学观》,《美术观察》2014年第10期,第122页。

③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8页。

④《本馆新印书题跋序录》,《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二年刊》,1929年,第30页。

⑤叶启勋:《拾经楼绌书录》卷首,《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第二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页。

祺。

柳诒徵顿首,十月十一日。

本札原题《致叶定侯先生函》。

信中提及的魏稼孙即魏锡曾(1828—1881),字稼孙,号鹤庐、印奴,浙江仁和人。咸丰间贡生,官至福建盐课大使。其手校《苍润轩碑跋》,即《苍润轩碑跋纪》一卷,1916年(丙辰)由神州国光社列入《风雨楼秘笈留真》丛中影印出版,也就是孙殿起在《贩书偶记续编》中著录的“民国丙辰夏风雨楼石印本”^①。柳氏认为《苍润轩碑跋》“实即《元牋记》”,引起了叶启勋的兴趣,在后来撰写《玄牋纪》题跋时,他特别考证了这一问题:

《玄牋纪》一卷、《续》一卷,明盛时泰撰,即《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之《苍润轩碑跋》也。《提要》称:“其善画水墨竹石,居近西冶城,家有小轩,文徵明题曰‘苍润’。盖以时泰画效倪瓒,而沈周题倪画诗有‘笔踪要是存苍轩’句也。”然观此书前时泰自序,末题“嘉靖丙辰十一月三日”,云“点窜之以存,题曰《玄牋纪》,作《玄牋纪序》”,则《玄牋纪》之名乃时泰嘉靖三十五年所自题也。后序称“嘉靖戊午九月二十一日雨中在苍润轩对酒,信笔写,不减增一字”云。“戊午”为三十七年,则苍润轩之名在后矣。且其后序仍称《玄牋纪》,而未改题,知苍润为其轩名,其书名固应仍题《玄牋纪》。

后人未绎其前后序文,因石田之题句遂并其书名而改之,失其本意矣。^②由柳诒徵“附闻”的提醒,叶启勋考证了盛时泰是书的书名当为《玄牋纪》,而《苍润轩碑跋》一名则非盛氏本意,将《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的著录研究推进了一步,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该书的命名问题。

从柳氏覆书看,柳诒徵曾将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排印的《元牋记》赠给叶启勋。叶氏所藏图书,建国后多捐献给湖南省图书馆,复检湖南省图书馆馆藏线装书目,并无柳诒徵赠叶启勋的这部《元牋记》,则叶氏所藏此书很可能毁于抗战期间。作出这一推测并非无据,他的堂弟叶启发记载其藏书楼华鄂堂“毁于戊寅(1938),迄癸未(1943)冬又得重建。甲申(1944)之变,又罹兵火”^③。而拾经楼与华鄂堂实际上毗连为一处,可见叶氏兄弟的藏书不幸遭遇“长沙两度咸阳劫”^④。其中尤以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损失藏书最多,叶启发记载:“戊寅九月,湘垣兵火,寓舍悉成灰烬,藏书同罹浩劫,毁损十之四五。”^⑤柳诒徵赠送的这部《元牋记》,或许就毁于这次大火。

但幸运的是,尽管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叶启勋仍得以携带部分珍贵古籍避难,这也就是他在1940年春致商承祚信函中所说:“倭寇肆虐,长沙首被火焚,

①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第98页。风雨楼即神州国光社创始人邓实的藏书楼名。

②叶启勋:《拾经楼书录》卷上,《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第二册,第57页。

③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5页。

④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第179页。

⑤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第251页。

家藏典册一部分遂罹劫灰,手卷诸稿同为灰烬。每一念及,痛恨殊深。差幸人间孤本名贤手稿早已迁移,得免于难。”^①《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目录》著录有清抄本《玄牋纪》:

玄牋纪十二卷续一卷/(明)盛时泰撰·清抄本·3册·十行十八字,白口,无格。清顾贤庚跋。钤有“顾贤庚印”、“易堂”、“兰畦秘籍”、“吴翌凤枚庵氏珍藏”、“枚庵流览所及”、“东洲草堂”、“叶启发藏书印”等印。^②

而《拾经楼绌书录》记载:

此旧钞本为长洲吴氏、盛湖顾氏、道州何氏递藏。前有道光十四年顾贤庚题识,下钤“顾贤庚印”四字白文、“易堂”二字朱文对方印、“兰畦秘籍”四字朱文方印。据其题识则目录乃贤庚所增,贤庚始末无可考。书首有“吴翌凤枚庵氏珍藏”八字朱文方印、“枚庵流览所及”六字朱文方印,尾有“东洲草堂”四字朱文方印。……时丁丑春分后一日,叶启勋志并书。^③比读两段文字,可知湖南图书馆现在所藏清抄本《玄牋纪》正是叶启勋据以校勘《元牋记》的本子。不过在上引致柳诒徵的信中,叶启勋以为“似是明时钞本”,但在丁丑年(1937)撰写题识时,叶启勋仅著录为“旧钞本”,可见他当时也无法断定此书的年代,亦可窥见其著录谨严之意。另外,关于本书的卷数,叶启勋著录为“《玄牋纪》一卷《续》一卷”,而《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目录》著录为“玄牋纪十二卷续一卷”,卷数有差异,查《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为:“玄牋纪十二卷续一卷 明盛时泰撰 清抄本 国图(清周星诒、魏锡曾校并跋) 湖南(清顾贤庚跋)。”^④核以湖南图书馆藏本,是书分十二册,然实为一卷,或当以叶启勋著录为是。

二

翼谋先生左右:

前奉台函,敬悉一是。《元牋记》已遵命校毕,并家刻《说文籀文考证》二部交邮寄上,一部奉陈邨架,一部存之馆中,至祈察纳。贵馆年刊四、五、六期闻已出版,能各赐一份以广见闻否?王篆友《说文句读》、《释例》稿本,贵馆所藏为第四次手稿。弟从道州何氏得王最后定本,《释例》经张石洲以硃笔校误,篆友复从而增省,又经蜚叟墨笔手评。《句读》则石洲校误未完,盖王、张凶终隙末即在是时,故未得竟功。迄后付刊,则并去石洲之名矣。顺以附闻,手颂撰安。

①姜庆刚:《叶启勋先生书信几则》,《图书馆》2012年第5期,第134页。引用时标点略有改动。

②杨东主编:《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史部)》,线装书局,2007年,第1075页。

③叶启勋:《拾经楼绌书录》卷上,《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第二册,第58-59页。

④中国古籍总目编委会:《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8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851页。

弟叶定侯顿首，十一月二十三日。

本札原题《叶定侯先生来函》。

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叶启勋将校勘完毕的《元牋记》，附函回寄柳诒徵。叶启勋将手校的《元牋记》赠给国学图书馆，而国学图书馆后来大部分图书归南京图书馆收藏，但笔者查阅南京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未发现有关这个本子的著录文字，不知此本现存何处。

《说文籀文考证》为1930年长沙叶氏刊行本，经常作为礼物被叶启勋赠送给友人和图书馆。信中提及的王篆友，即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篆友，山东安丘人。道州何氏、媛叟，即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媛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其东洲草堂藏书身后不断散出，叶启勋此书正“得之媛叟之孙（何）诒恺”^①。张石州，即张穆（1805-1850），本名瀛暹，字石州、石舟、硕州、诵风，晚号月斋，亦号靖阳亭长，山西平定人。与沈垚、俞正燮、王筠关系密切，后因事与王筠产生嫌隙，即信中所言“王、张凶终隙末”。王筠《说文释例》一书成于道光十七年（1837），刊刻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而叶启勋所藏《说文释例》稿本中有张穆“辛丑八月初九日，潞河舟中校毕”句^②，辛丑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叶启勋据此认为“盖篆友写定此本，就正于石州，石州为之审定后，始据以梓行，此为篆友最后定本，即以之写样付刊者也”^③。王筠《说文释例》迭经修改，稿本问题向称复杂，叶氏此本存有张穆批校文字及具体日期，可谓弥足珍贵。至于《说文句读》，由于王筠刊印此书时“则并去石洲之名矣”，故刻本中已看不到张穆的影响。但《说文释例》稿本中有张穆手批“晚泊河西驿，更为篆友审订《说文句读》凡例”等文字^④，可证张穆确实参与了此书的校改。叶启勋也据稿本认为张穆曾参与《句读》的校误，只是二人交恶后中止了评校。

叶氏所藏《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的手抄本引起了柳诒徵的关注，他很快回信说：

定侯先生台鉴：

顷奉手教，祇悉一是。并收到邮局寄下朱笔亲校馆刊《元牋记》，雅谊殷勤，至深感篆。按馆刊本后附校正表与尊藏本同者，查有二十七条，内有数条原本不误而排印误者。承赠《说文考证》二部，遵示，一存馆，一拜领。又示及新从道州何氏得王篆友《说文句读》最后定本，并经媛叟、石州评校，洵属艺林珍籍，可否赐假敝馆传钞，俾与馆藏手稿参互校勘，藉窥作者心诣。如荷俞允，关于传钞手续，敝馆于尊藏稿本当负完全责任也。寄上第四、五年刊各一册，第六期俟出版寄奉。特此泐复，顺颂撰安。

①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第27页。

②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第26页。

③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第26页。

④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第26页。

柳诒徵谨启,十一月二十二日

这封信原题《复叶定侯先生函》,落款是十一月二十二日,而叶氏来函日期为十一月二十三日,显然两封信在时间著录上有问题,这当是图书馆年刊刊印时的误植。由于现在这些信函手稿已经不知去向,我们只能根据来往信函的内容互参,推测此信的落款时间可能为“十一月二十五日”,盖“二”、“五”形近易误也。

信中提及叶启勋亲笔校勘的《元牋记》本子,勘误数目远超二十七条,可见叶启勋校勘的细致和功力之深。而柳诒徵能够发现“馆刊本后附校正表与尊本同者,查有二十七条,内有数条原本不误而排印误者”,也说明柳诒徵同样特别重视叶启勋的校勘成果。该馆随即将叶启勋校抄本列入“善本书库”,并在《本馆善本书库入藏图书登记(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中如是记录:“元牋记二卷一册 明上元盛时泰 今人长沙叶启勋以吴翌凤藏明钞本校本馆排印本 附谢山田舍借书钞二卷 明上元盛时泰 今人长沙叶启勋手钞本叶定侯先生赠。”^①而《说文籀文考证》则列入《保管部收到赠送交换图书登记》,著录云“说文籀文考证一卷一册 今人长沙叶德辉 叶定侯先生赠”^②,时间为十一月。

叶启勋所藏的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两部手稿,查阅《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未见有借阅给柳诒徵供国学图书馆校勘之用的记载,个中曲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而这两部书,目前仅《说文释例》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且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至于《说文句读》的稿本,或因张穆校勘未竟,故叶启勋《拾经楼袖书录》中未加著录,湖南图书馆也未见,最终的下落如何,实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

短短几封书信,并不足以窥见两位文献大家学术功底之深、学术精神之诚的全貌,但仅仅因为一部书的关系,“民间藏书家”叶启勋便致信省立图书馆馆长柳诒徵,主动提出以家藏珍本详加参校,并往复申说“传古人不弊精神,代以续命”的拳拳之意,一腔心血灌注为学术的精神,足令后人起敬起慕。而柳诒徵高度重视版本校勘,“藉窥作者心诣”的精谨求是态度,以及虚怀若谷、求书若渴的办馆精神,亦足以使今人赏称不已。

【作者简介】晏选军,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与文献。尧育飞,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①《簿录纪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七年刊》(案牘),第23页。

②《簿录纪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七年刊》(案牘),第59页。